

国民党研究

GUOMINDANG YANJIU

台湾／李敖 著

◆ 李敖作品

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。

李氏文笔自成一家，被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。发表著作上百余种，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，《胡适评传》与《蒋介石研究集》为其代表作。西方传媒更称其为「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」。

李敖

国民党研究

GUOMINDANG
YANJIU

台湾 / 李敖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民党研究/李敖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6. 7

ISBN 7-5057-2215-8

I. 国... II. 李... III. 中国国民党—研究

IV. D693. 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79627号

书名 国民党研究

作者 台湾 李敖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规格 635×965毫米 16开本

21.25印张 198千字

版次 2006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06年9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5057-2215-8/C·330

定价 26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李敖

李 敖 作 品

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。

李氏文笔自成一家,被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。发表著作上百余种,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,《胡适评传》与《蒋介石研究集》为其代表作。

西方传媒更称其为“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”。



李敖作品

国民党研究

目 录

国民党研究 /1

自序 /3

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? /4

国民党“意淫大陆,手淫台湾”/10

国民党的“余态”/20

——只好诉之以吹

国民党与“光辉的十月”/23

国民党杂碎 /25

国民党与变造照片 /28

——变造照片五派

国民党与钞票 /34

国民党与公债赖债 /45

——真是不要脸透了!

国民党与国泰诈财 /47

——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?

国民党细姨史 /55

国民党乱点鸳鸯谱 /70

——短评《中央日报》短评

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? /74

——伏虎·伏虎·伏虎功

国民党与老兵之一 /80

目 录

- 老兵永远不死,因为要做老牛
国民党与老兵之二 /89
- “今日圣人”的下场
国民党与老兵之三 /91
- 卖“国旗”的老兵
国民党与老兵之四 /93
-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
国民党与忠烈祠 /105
- 谁侮辱了壮烈殉国先烈?
国民党的酷吏 /110
- 扰者酷吏非庸人
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 /116
- 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
国民党的通缉症 /118
- 国民党与印 /121
- 不幸腰间印又失
国民党的“反攻无望论” /124
- 恭候最新昭示
国民党李登辉当选的第三种谎话 /128
- 国民党与走狗 /130
- “以后的走狗还有人当吗?”

目 录

国民党与种猪 /133

——“文化种猪”面面观

别把国民党的无知,当成国民党的宽大 /135

国民党研究续集 /137

自序 /139

国民党与云南起义 /142

——谁再造了共和?

国民党的政治与司法 /175

——《政治归政治,司法归司法》?

国民党与“锡安山事件” /178

——警棍下的失乐园

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一 /187

——记裁缝干政

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二 /191

——“王大将”外放感言

国民党政工头子投共 /203

——在家马屁,出门马壁

国民党大使垮台秘闻 /217

国民党的大臣之体 /220

目 录

- “外交官”与“吃角子老虎”
- 国民党胡秋原的时光隧道 /223
- 国民党胡秋原冒充“文化部长” /227
- 国民党特务统治外一章 /230
 - 国特冒充症
- 国民党的特务信 /244
 - 国特的八行书
- 国民党一脑门子封建主义 /252
 - 国特与迷信
- 国民党的建堂问题 /255
 - 只准我建堂、不准你建堂
- 国民党的入祠问题 /259
 - 特务头子也进忠烈祠吗？
- 国民党的“集体向上空长号” /264
 - 仰天长啸与仰天长号
- 国民党好人切腹记 /266
- 国民党的“家法办人” /310
- 国民党的检举把戏 /314
 - 他领奖金你坐牢
- 国民党怎样制裁“邀驾”？ /316
 - 《魂兮归去》读后

目 录

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？/320

——为江南被暗杀而作

国民党的“治安秀”/328

——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

国民党的“栽诬大宣传”/330

——说他妈的谁干的

——他们又赖人了！

国民党研究

自序

一个老国民党员吴越潮，有一天向我说：“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。因为有坏人，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，丢了大陆；但因为有好人，所以虽然丢了大陆，还没完全垮台。”我回答道：“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，但是有了又怎样？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？二十年前，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（John Alvin Bottorff）的家里，叶公超就向我说，他加入国民党，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，结果呢，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，反倒把自己陷进去。可见纵使好人，加入了国民党，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，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。”

一九五〇年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已自承“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”，其实他们亡国之日，也就是亡党之时，一九五〇年以来在台湾的国民党，只是尸居余气的一个家天下而已。这个家天下随着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的双亡，如今已濒临解体。目前这些蒋家家奴们，打算把“革命民主政党”的基本体制，有以转化，妄想适应新潮，其实绝无光明前途可言，在历史家眼中看来，他们只是回光返照而已。

这本《国民党研究》，就是从多种角度，对国民党的一番总检查、总验尸。这一检验，全中国没人能比李敖做得更好，因此我不惜付出时力，存此信史，为人间张大义、为士林存直笔。——特立独行的伟大知识分子，岂不正该如此吗？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夜深

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？

国民党大张旗鼓，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“庆祝建党九十年”了。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，由一八九四到一九八四，正好是九十年。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，分为五个阶段：

- 一、兴中会——一八九五(中华民国前十七前)起算。
- 二、同盟会——一九〇五(中华民国前七年)起算。
- 三、国民党——一九一二年(中华民国元年)起算。
- 四、中华革命党——一九一四年(中华民国三年)起算。
- 五、中国国民党——一九一九年(中华民国八年)起算。

照这五个阶段，连结起来，是有九十年没错，但是，账不能这样算法——不能一网兜收、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，这样算法，就未免“贪天之功”又“贪人之功”了。半个世纪前，革命元勋章炳麟（太炎）为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写序，他就愤怒于“知当时实事者已少，夸诞之士，乃欲一切笼为己有”，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。到台湾后，国民党在历史中“自我涉入”（ego-involvement）的范围愈来愈大，他们的丰功伟业愈来愈多，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，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，这种“一切笼为己有”的不要脸，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。因此，我要在国民党“庆祝建党九十年”的前夜，赶写这篇文章，泄泄他们的底、漏漏他们的气，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，来一番大翻案，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

史。这种恍然大悟，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，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。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。

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，从一八九四年起算，其实一八九四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，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，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国民党”，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。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、何宽、黄华恢、李昌、刘寿、郑金、程蔚南、钟木贤、刘祥、刘卓、李禄、宋居仁、曹彩、黄亮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，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？后来比京兴中会开会时，朱和中、胡秉柯、魏宸组、贺子才、史青、黄大伟、陈宽阮、孔庆睿、刘荫菲、李仁炳、王治辉、胡铮、李藩昌、喻毓西、程品之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柏林兴中会开会时，刘家俭、宾步程、马法润、王发科、陈匡时、周泽春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巴黎兴中会开会时，唐豸、汤芾铭、向国华等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横滨兴中会开会时，冯镜如、赵明乐、赵峰、冯紫珊、谭发、温遇贵、温芬、黎炳垣、梁达卿、郑晓初、陈才、陈和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……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？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，国民党翻掌一扑，一律不由死人分说，把会吞下、把人吃光，天下滑稽之事，还有过于此吗？

国民党吞下兴中会、吃光兴中会会员，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，一吞一吃，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，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，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，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，那就更胡来了。因为同盟会的成立，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，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（一九〇〇）横滨郑贯一、王宠惠、冯自由、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；壬寅年（一九〇二）东京章炳麟、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，秦毓鎏、董鸿祜、周宏业等的青年会，上海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；癸卯年（一九〇三）东京叶澜、秦毓鎏、程家桢等的军国民教育会，上海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，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；甲辰年（一九〇四）武昌胡兰亭、黄华亭、刘静庵等的日知会，长沙黄軫（黄兴、黄克强）、马福益、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，上海龚宝

铨、蔡元培、陶成章等的光复会。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，成立同盟会时，日知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，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，而兴中会那时候，已五年之久，没有革命动作了。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到二月五日，老革命党冯自在《大风半月刊》第六十、六十一期上，发表《记中国同盟会》，就坦白指出：

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，始于兴中会。然兴中会自庚子（一八九九年）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，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，当中健将如杨衢云、史坚如、郑士良、黄福诸人先后斫丧，元气实力为之大伤。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夏之五年间，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。

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，在早期的纪录中，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。一九〇六年，章炳麟在《民报》第六期有《演说词》，就说他壬寅年（一九〇二）在日本时，见到孙中山，但“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，可称志同道合的，不过一两个人。其余偶然来往的，总是觉得中山奇怪，要来看骨董，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”。宋教仁《程家桎革命事略》也说程家桎当时去日本，访孙中山，本来以为“孙文革命首魁，所党必众”的，但以“所谓兴中会，以康有为之煽惑，率已脱入保皇党。孙文唯偕张能之、温秉臣、尤列、廖翼朋者数人，设中和堂于横滨，其势甚微”。并说当时“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，无有知革命之事者，唯言维新而已”。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，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。同盟会的成立，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。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：

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，兴中会员孙总理、梁慕光、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；各省同志之由黄兴、宋教仁、程家桎

等通知到会者，有张继、陈天华、田桐、董修武、邓家彦、吴春暘、康宝忠、朱炳麟、匡一、鲁鱼、孙元、权道涵、于德坤诸人；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，有马君武、何天炯、黎勇锡、胡毅生、朱少穆、刘道一、曹亚伯、蒋尊簋、但焘、时功玖、谢良牧诸人；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，有汪兆铭、朱大符、李文范、张树楠、古应芬、金章、杜之秋、姚礼修、张树棠诸人；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，有内田良平、末永节诸人。计莅会六十余人，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，只程家桎、马君武、张继、黎勇锡、胡毅生、朱少穆、冯自由、宫崎寅藏、内田良平、末永节等十人，其余皆新同志也。

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，提议把孙中山“公推”为“本党总理，不必经选举手续”，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。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，六十多人的大会中，仅识十人的孙中山，恐怕要靠边站了。

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，不过如此，可是有些革命志士，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，如老革命党邓家彦，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的《中国一周》上，以“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”为题，就公然表示同盟会“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”，而绝非兴中会的后身，兴中会也绝非同盟会的母体；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，他是光复会的老人，冯自由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说他“志大心雄，不欲依人成事”，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。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，成仁就义，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，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，俨然是本党先烈了，国民党的不要脸，真要加三级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中说徐锡麟根本就“志在光复，而鄙逸仙为人”。如今“逸仙”的同志竟不由分说，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，徐锡麟九泉有知，真要死不瞑目矣！

非但兴中会、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，即使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，也都无法硬加衔接。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公党、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，而那时的同盟

会，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。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，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。“革命尚未成功”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，但他在一九一四年写信给邓泽如，自称：“忝为总统，乃同木偶，一切皆不由弟主张。”为什么是“木偶”呢？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。（他在《孙文学说》中自言：“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，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。”）那个国民党，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，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！一九二九年，陈希豪写《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》，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“始终未尝过问”，就是指此。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，严格说来，是不通的。今天的国民党，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，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，照《国父年谱》所说，“加上中国二字者，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”，显然在和“元年之国民党”划清界限。“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，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。”当年党同伐异，界限唯恐其不分明；今天捏造历史，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，国民党之可笑，竟一至于此！

至于中华革命党，严格说来，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。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《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》演讲里，明说：“二次（革命）失败，逃亡至日本的时候，我就想法改组，但未成功，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，以为我们已得政权，尚且归于失败，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。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，亦应在二十年以后。那时我没有法子，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，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，凡入党的人，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。”可见连孙中山自己，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“改组”，而是“重新组织”的新东西，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，已很显然。

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，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、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，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“一切笼为己有”，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，但纵使这样，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。一九二三年发表的《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》，也只是说：“吾党组织，自革命同盟